

我给名人开车

段燕勤 著

四十年驾驶生涯，名人风范，耳濡目染，人生沉浮，悲欣互现。司机眼中的名人，一个独特的视角，一份点滴之中的晶莹……

中国书籍出版社

我给名人开车

段燕勤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给名人开车/段燕勤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1

ISBN 7-5068-1319-X

I. 我... II. 段...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北京市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2609 号

责任编辑 / 张 瑞

责任印制 / 刘颖丽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北京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 编: 100073

电 话: (010) 63455164 (总编室)

(010) 63454858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6.75

字 数 / 110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2.00 元

多读胸中富 勤写笔生花

(代序)

浩然

我和段燕勤同志相识在 70 年代末，那时，他在《北京文学》杂志社当司机。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坐他开的车，来往于通县、顺义、平谷、密云，及参加市里的各种会议。他为人热情、诚恳、爽直又喜欢文学，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在交谈中我感到他有很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较好的文化基础。我曾提示他练习写作，可是他总是妄自菲薄，不肯动笔。我对此感到惋惜，那时他正年富力强，三十六岁。

此后，转眼之间二十年过去了，燕勤同志已过天命之年，但这时却常有小文见于报刊。他毕竟在文化圈里和文艺界人士有广泛长远的接触及交往机缘，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熏陶。所谓“熏”，也就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终于促使他在 1995 年找到了动笔写作的契机。第一篇处女作《我是首都驾驶员》，终于在《北京晚报》副刊发了头条。这无疑对他是莫大鼓舞。于是他又把写作的目光延伸到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中。写出了《骆宾基同志二小事》、《雷加打面的》、《阮章竞为郭兰英写歌词》、《画家尹瘦石》、《端木蕻良的临终时刻》、

《病中的汪曾祺》、《我给杨沫开车》、《杨沫在最后的日子里》、《管桦人如其竹》、《急人所难的浩然》、《刘绍棠的一天》、《陈祖芬生活中的另一番情景》、《古道热肠的陈建功》、《赵大年趣事四则》……几十篇小文脱颖而出。这些小文都是有感而发，即兴而作，语言流畅，文风质朴。有的事过多年写成文章，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我们犹如重睹一些老一辈文艺家和知名人士的音容笑貌。尽管他的小文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他毕竟迈出了可喜一步。

段燕勤向我谈起他“蹒跚学步”学习写作的日子，念念不忘《北京晚报》副主编李凤翔的扶持与帮助，小到错字标点，大到文章主题，都有精心修改。还有现任《京郊日报》副刊部主任刘晓川的提携和鼓励。更忘不了身边的作家、编辑们的点拨、指导。他的小文都是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或假日里写成的，这更是难能可贵的。我的老友管桦曾赞誉他是司机中的秀才，中杰英夸他是文坛新秀，还有人说他是写作家的作家。这一切很大成分是一种鼓励，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燕勤同志是一位有近四十年驾龄的老司机，他恪守交规及职业道德，所以写出的文章也注意信实，不节外生枝，更不胡编乱说，媚俗哗众。立足真实可信，因可信才能产生感动，因实而为之悦服。我并不认为燕勤同志的写作水平可以到此为止，他的写作来日方长，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文章写出来。现代生活丰富多彩，题材广泛，需要大胆尝试。燕勤的笔耕，不过是开垦了一隅和

表层，今后要更精耕细作，更要扩大面积，深入开掘。
最后赠言：“多读胸中富，勤写笔生花”。与燕勤同志
共勉。



目 录

为老舍落实政策中的一件事	(1)
曹禺：眼高手低好	(4)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7)
我给杨沫开车	(10)
杨沫帮我改文章	(14)
杨沫的晚年情结	(17)
《青春之歌》的悲怆曲	
——著名作家杨沫在生命最后的日子	(21)
竹映苍青馆	(28)
管桦轶事二题	(32)
管桦与许麟庐	(36)
墨香祭故人	
——忆管桦	(40)
送管桦远行	(44)
管桦周年祭	(47)
相濡以沫伴君行	
——记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	(50)
端木蕻良的临终时刻	(56)
东北汉子萧军	(58)
骆宾基同志二小事	(64)

阮章竞为郭兰英写歌词	(66)
雷加打面的	(69)
吴组缃慧眼识珠	(72)
吴祖光夫妇“还钱”	(75)
讲于车站的笑话	(78)
讲笑话的那个人走了	
——怀念吴祖光	(80)
病中的汪曾祺	(83)
汪曾祺与杨毓珉	(86)
乾坤容我静 名利任人忙	
——林斤澜小记	(90)
李清泉和《北京文学》	(95)
生花妙笔现真情	
——忆张志民二三事	(99)
刘绍棠的一天	(103)
不改初衷的刘绍棠	(108)
刘绍棠出访	(111)
想起刘绍棠老师	(113)
与刘绍棠相处的日子	(116)
刘绍棠巧对乾隆联	(119)
红帽子楼里的刘绍棠	(121)
浩然给我的一封信	(124)
急人所难的浩然	(128)



穷且弥坚志高洁 香远益清文采扬

——张洁印象 (一)	(131)
主人不在家 有事请留言	
——张洁印象 (二)	(134)
葛翠琳拒绝手术	(137)
赵大年趣事四则	(141)
陈祖芬生活中的另一番情景	(145)
陈祖芬帮我起书名	(147)
陈建功的风景线	(150)
我所认识的刘恒	(154)
初识梁晓声	(158)
中杰英自嘲而乐	(161)
我是京城有“马”人家	(163)
画家尹瘦石	(166)
淡淡如常真情在	
——记舞蹈家贾作光二小事	(169)
看望于是之	
——记在病中的于是之夫妇	(173)
北雁南飞 南雁北飞	
——缅怀马泰老师	(178)
记京韵大鼓大师孙书筠天津行	(182)
古道热肠话张藜	(186)
苏适身边半小时	(189)
送别杨毓珉老师	(192)



为老局长送行

——忆张季纯 (195)

说说崔琦 (199)

后 记 (203)



为老舍落实政策中的一件事

《百年风云百年歌》研讨会召开的前夕，我和北京市音协的同志一起来到了大音乐家李焕之、李群夫妇家，本打算请李群老师参加，她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未能如愿。当我们进入她家客厅时，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

碧海为琴浪作弦，
水仙吹笛老龙眠。
滩头自有知音客，
谱出风云交响篇。

我驻足凝目良久，情不自禁想起与老舍有关的一件事。

那是在 80 年代初，乍暖还寒的一天，我和贾德丰驱车来到灯市口西大街丰富胡同，一个闹中取静的小院，叩开了老舍先生故居的大门，老舍夫人

为老舍落实政策中的一件事



胡絮青热情接待了我们。德丰把两张“文革”中查抄老舍家中物资的清单交给了她，一张是偿还瓷器的清单，一张是偿还红木家具二十二件的清单，胡絮青一一过目之后，便和我们一起到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样品仓库去提货。我们在样品库把大小不等的红木家具清点无误之后，一时感到运输成了问题，因为文联没有卡车，即便从附近雇车也要费一番周折。样品库的负责同志得知是退还老舍先生的物件后，十分兴奋地说道：“老舍先生我虽然没有见过，但他的大名我早就知道，我还看过他的话剧《茶馆》和《骆驼祥子》呢！就冲这点儿，运输我们全包了，老太太，您就放心吧！”胡絮青老人也激动不已地连声说：“我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了……”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了瓷器样品库，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五彩纷呈、玲珑剔透的瓷器可谓琳琅满目。在工作人员热心地指导下，我们和胡絮青老人精心挑选了各种各样的瓷器。老人指着那些精美的小碟、小碗、小茶壶、盖碗，满怀深情地对我们说：“这种式样的小物件，都是老舍在天桥地摊上一件一件买来的，有江西景德镇的名瓷，有的是明清时代的，也有皇宫内院使用之物流落到民间的，像这种式样的掸瓶，是赵树理从千里之外的山西背来，送给老舍的，这些都是老舍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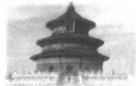
爱之物。”

在此之前，我也常听人说，老舍到外地参加会议时，也常寻寻觅觅买些小工艺品带回家，有的送给友人，有的自己收藏。也有人说，他所买之物，也不一定因为时代久远，只要他喜欢就慷慨解囊。我望着这些瓷器仔细观察，无论从造型上，还是花色图案设计上，确实都很高雅，都很有品味，每一件都能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大小几十件瓷器装入我开的车内安放稳当后，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老舍家门口，又和德丰一件件帮助搬到室内，胡絮青老人很感激我们，老人要请我们在外边的饭店吃饭，我们婉言辞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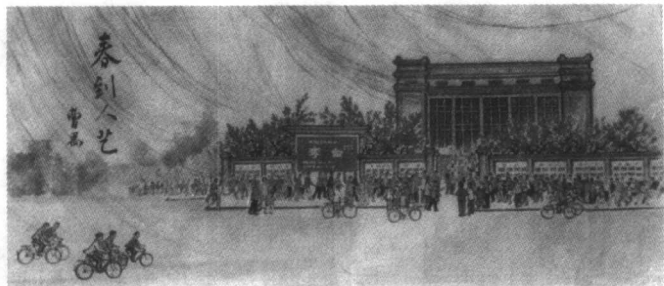
在回单位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老舍先生生前所喜爱之物返回了家，按理来说应该是件大好事，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老舍先生再也找不回来了。前不久胡絮青老人也辞世了，物在而人都去了，更是令人伤感。

（原载于《第二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

台海出版社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曹禺：眼高手低好



春到人艺 (作者 王长海)

我从小就喜欢戏剧，听过许多名家名段，看过不少视为经典的戏剧演出，更为有幸的是 80 年代初，北京市剧协在欧美同学会召开戏剧座谈会，我首次见到戏剧大师曹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纪七十开外，虽无鹤发，但有童颜。我想，在他所经历的那个既有阳光，也有风雨的年代，一定会有许多令人心动的故事，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有关大师的趣闻轶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三十五周年之际，画家朋友王长海画了一幅小画聊表祝贺之意，画儿画好了，苦思冥想也没有想出一个好题目，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名鼎鼎的人艺院长曹禺，如能得到他的指点题字，那该有多好。于是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北京医院找正在住院的曹禺。一来表示晚辈探望之情，二来是顺便提出意愿。说来也巧，这天曹禺先生精神状态特别地好。王长海怯怯地展开自己的作品，对曹禺说：“我眼高手低，画了一幅不成器的小画，想请您老赐教。”目光敏锐的曹禺看罢微微一笑，已解其意，便欣然命笔写下了四个小字：“春到人艺”。字迹端庄秀美，与小画意境相映成趣，刹时小画增光添彩。曹禺先生接着说道：“你说眼高手低，我说，眼高手低好！”一语惊四座，长海与在场的工作人员大惑不解。曹禺先生又说：“你想呀！眼高才能追求高境界，眼高才能看出不足之处，千锤百炼也就变成眼高手不低了嘛！”

事过多年长海还不无感叹地对我说，曹禺先生博大精深的学识，不但表现在戏剧上，而且对词语的应用也是炉火纯青，随手拈来一个字填加在词语中，便赋予新意，并演绎出不同凡响的哲理。从此他牢记戏剧大师风趣、幽默的教诲，勤学苦练，百折不挠，画艺更上一层楼，数年之后在书画界颇有名气。



前不久我见到长海，他又把那幅画拿出来，说起当年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翻修后的首都剧场内新建了一个曹禺纪念馆。每次走进剧场我都会拜谒这个令我驻足流连的地方。从《雷雨》到《王昭君》，一座座中国话剧的高峰历历在目。制作者们将曹禺先生的“客厅”原封搬到了馆内。陈桌旧椅老板凳，简朴得不能再简朴。这里，一边是流芳百世的作品，一边是这个无比朴素的“家”，彼此辉映着，相互注解着，似乎向参观者诉说着曹禺的一生。我不禁想到曹禺先生虽然已经故去，但他犹如“竹死节不变，花落有余香”。眼高手低好就是明证。

（原载于《京郊日报》，2004年5月）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王蒙的小说《青狐》去年岁末出版了，今年春天，他爱人崔方蕤也推出了新书《我的先生王蒙》。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王蒙的小外孙来福，有时提一些智力测验或者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也有时背一首唐诗让姥爷说出作者是谁，王蒙答不上来。来福便在电话的那一端叹气，很体己地对姥爷说：“姥爷，你这么糊涂，怎么当作家呀？”

王蒙最爱听的就是孙子们“攻击”、“嘲笑”的话，觉得奥妙无比，其乐无穷，滋味多多。

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了曹禺先生的一段趣闻轶事，想起了多年前一位朋友给我讲的一则笑话，说的是一位附庸风雅的白字先生洋洋自得地在大庭广众中说道：“曹偶先生的话剧《雷雨》我看过多次，每次都有新的收获，每次都催人泪下，令我感动不已。”当场有人纠正说“那不是曹偶，那是曹禺”。这位先生倒也坦诚，“大哥，你要不说，我